

秘鲁朋友阿尔塞在《工业报》上发表文章说

毛主席把中国引上繁荣昌盛的大道

【本刊讯】秘鲁《工业报》最近刊登秘鲁朋友安·费·阿尔塞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毛泽东以他的政治哲学、坚定的行动和典范的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改变了人民的思想，把中国从饥饿和被奴役的深渊中引上繁荣昌盛的光明大道。

有了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一跃而成为世界大国，毛泽东受到四分之一人类的热爱，受到全世界的敬仰。

他的正确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债务的国家，成为没有通货膨胀、蒸蒸日上的国家。她的发展方式堪称样板。

第三世界国家集团的推动者——毛泽东的中国，是各国平等、互相尊重、无条件援助、没有霸权和和平共处的倡导者。

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政治家、诗人、战士、战略家和伟大的导师，他的逝世使全世界感到痛惜。他具有把普遍真理的政治哲学适应于他的国家的具体条件的非凡能力。因此，终于建立了一个自主的社会主义和一种无疑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发展样板。

毛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实践了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从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革命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才能永远得到巩固发展。

谁也不能否认这位历史伟人在人类、哲学和政治上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作出如此之多的功绩而同他媲美。

对于这个人口最多而历来最受奴役、最贫穷和最受侮辱的国家的成就和惊人功效是无可置疑的。毛把这个穷人的国家引向今天的真正强国的地位，并引向所期望的未来的才能也是无法否认的。

毛泽东逝世了。东方人为他的逝世哭泣，西方也有几亿人感到悲痛。

泰国“行政改革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

由原社尼政府国防部长沙鄂执行总理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废除宪法、政府和议会，解散所有政党，维护国王

【法新社曼谷十月六日电】泰国电台广播，新上台的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已废除了宪法、政府和议会。

委员会的首领，六十岁的沙鄂·差罗如海军上将已执行总理职权，并且是一切文武官员的最高司令。

泰国电台广播，从今天本地时间晚上六时起，前总理社尼·巴莫已置于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的保护之下。

泰国电台说，前总理已被沙鄂·差罗如海军上将邀请到该委员会总部。

【美联社曼谷十月六日电】泰国电台广播，在左派和右派集团进行了残酷的战斗以后，国防部长沙鄂·差罗如领导的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在今天夺取了泰国的政权。

由电台广播的据说是由沙鄂签署的公告说：“政府已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为了不让泰国成为共产党的牺牲

品，为了推尊君主政体和王室，本委员会已夺取了政权。”

这份短短的公告说，国家的行政管理将置于该委员会之下。这是“不会改变的。本委员会将保护各外国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的人员和设备”。

泰国电台说，已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各级法院均纳入军法系统。

公告承诺要引导泰国恢复民主政体，但是没有说在什么时候。公告还指责左派学生在今天发生暴乱时同共产党叛乱分子合作。

在电台广播这一公告前不久，有大约一万名右派暴民破门冲入泰国政府大厦。社尼·巴莫总理曾对他们说他将满足他们的要求。

有军队驻在政府民众联络厅门前，但是总的说来曼谷是平静的。机场仍然开放。

【合众国际社曼谷十月六日电】政府电台今晚宣布，以新任国防

【本刊讯】《乌干达之声报》十月五日刊登萨姆·布拉西·瓦科利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主席为人们所怀念》，摘要如下：

两周前中国的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民感到震惊，并使中国人民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感到不安。

这位已故领袖英勇地粉碎了封建政权、外国统治和反动力量的压迫，为着中国人民的繁荣昌盛而建设并传下了社会主义。

最近二十多年来，毛主席一直在为动员和组织中国人民并以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他的人民而战，要把新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强大堡垒，世界各个地方人民的革命和解放斗争的可靠支柱，受到全世界人民和革命者的无限的热爱与尊敬。

在非洲这里，我们由衷地感激中国人民给予我们的解放战争极为有效的支持和援助。因而，我们非洲大陆的全体人民同中国同志们一道哀悼毛主席的逝世。

我们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必将获得力量和信心，更紧密地团结在已故伟大领袖的继承人的周围，贯彻并使人们牢记自力更生的精神。

《毛泽东主席为人们所怀念》

《乌干达之声报》刊登读者来信

已宣布曼谷处于军事戒备状态。

今天晚上，社尼被几千名右翼分子围困在他的办公室里，后者要求他把三名左翼人士排除出内阁之外。

【法新社曼谷十月六日电】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已下令从即日起解散泰国所有五十六个政党。

由于废除了一九七四年的政党法，这些政党已被宣布为不复存在。

该委员会说，从现在起，再也不允许建立任何政党。

【法新社曼谷十月六日电】泰国电台宣布，执政的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已任命最高司令蒙·德差东卡空军上将为国家治安长官。

【法新社曼谷十月六日电】泰国电台宣布，现已执政的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同联合国所有各机构合作。

该委员会确认同外国签订的各项协议，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增进友好关系。

这项公告是委员会主席沙鄂·差罗如海军上将签署的。

外电评述苏就我国国庆节发来的电报

安莎社说「贺电除了一般的祝贺语调外没有新的内容」

【法新社北京十月五日电】（记者：乔治·比昂尼克）驻北京外交官认为，尽管莫斯科九月三十日打了电报表示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但中国一点也不会缓和反苏态度。

这封电报——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而不是党与党之间的——是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打给中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电报就十月一日国庆节表示了祝贺。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在第五版的最下部位发表了苏联的电报，登在其他国家的一些电报后面。

中国从九月九日毛逝世之日起到十月一日国庆节这段时间里发出了历来最激烈的反苏攻击——一篇评论把克里姆林宫的“沙皇”比作希特勒。十月一日以后，中国官方报纸上充满了关于国庆活动的报道、世界各国的贺电以及关于执行毛泽东制定的各项政策，尤其是同邓小平及其右倾路线进行斗争方面的长篇文章。

关键的词是“修正主义”。中国领导人已保证忠于毛泽东制定的对外对内政策，这就排除了中国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会有重大改变的可能性。

毛逝世时，北京拒绝了苏联党和东欧所有“修正主义”党的唁电。

过去几天来，中国官方报纸对苏联又重新发起直接和间接的攻击，而丝毫不提莫斯科要求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建议。新华社还刊登了一些具有反苏性质的国际新闻。

【安莎社北京十月五日电】苏联就今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向中国发出了一封贺电，看来这是符合几天前在莫斯科报纸上开始反映出来的“伸出了手”的政策。

和去年的贺电相比，苏联这次贺电略长。

和去年的贺电一样，这个新的贺电表示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

苏联的贺电除了一般的祝贺语调外没有新的内容。

看不到苏联这次对中国领导方面的表示取得成功的前景。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十月号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在抚今追昔的日子里》，摘要如下：

毛泽东去世后两天，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不是毛泽东的信徒，对他的许多做法我自认难以接受，对共产主义我也有不少怀疑。但是，在他去世以后，我想想他的整个一生，想想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想想我读得不多的他的诗词文章，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他给中国大陆和人民带来好处，也给我们海外的中国人带来好处。我为他的死感到悲恸！”

他的这番话，也许可以代表许多不存政治偏见的人的看法，尤其是在旧时代生活过的一辈人的看法。

毛泽东的去世尤其会使人想起中国的巨变，因为这巨变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五亿贫穷落后的人民，发展为八亿基本上不虞温饱的人民；街上的饿殍、弃婴、乞丐、娼妓消失了；“东亚病夫”的脸上出现了健康红润的肤色；贫富悬殊和人吃人的社会罪恶消除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一盘散沙变成了紧密地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被外国人拿来与狗并列的人民，恢复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听任外人宰割、城市有外国租界、内河有外国舰船的卑恭屈节的国家，变成了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谁也不敢忽视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即使是中国的敌人都是无法否认的。

中国的变化改变了亚洲和世界的形势；中国所走的道路在全世界被谈论着，甚至被借镜着。

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特别容易使人抚今追昔；特别容易使人想起他的波澜壮阔的一生，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活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回顾他们或他们的先辈在两个不同时代的见闻、经历，忍不住要为毛泽东之死而下泪了。

毛泽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世界上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是不会喜欢他的。但是，尊重事实的人士，即使不赞成毛泽东的政治观点，也不会否认他的巨大成就。在他死后，各国政治领袖和舆论纷纷表示，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没有毛泽东的形象，就写不出二十世纪的历史”；“在二十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这位具有专一思想和多方面的才能的人，在更长时期内具有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影响了”。

理论家和实行家

“毛泽东是诗人、革命的战略家、政治组织者和理论家、军人和外交家、一个国家的缔造者和一个民族的塑造者……”美国《华盛顿邮报》用这许多字眼来形容毛泽东的一生。的确，所有这些，他都当之无愧。但如果去繁就简，更加概括地突出他一生活动的最主要方面，那么可以说他是革命的理论家和实行家。他的军事、外交、写诗等等才能，是同他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分不开的。

当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的时代，他就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热切找寻新的思想，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方面则开办工人夜学，在农村步行一千公里去从事调查。他比较各种学说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探求可以使中国自救的道路。他找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学说。

但毛泽东并没有把他所信奉的学说当作教条，而是用来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不同的时期，他又总结了中国的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为以前的革命理论家及实行家所未曾提及的新理论，并以之更广阔更深入地指导实践。

在《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第一篇，是他写于一九二六年的文章，开头第一句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要害之一。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最为强调的，

香港《七十年代》刊登署名文章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在·抚·今·追·昔·的·日·子·里》

就是怎样区分敌人、朋友和自己人——即敌、友、我——这三方面。认不清楚敌人在哪里，或者把敌人当作朋友，把朋友当作敌人，都会造成重大损失。敌人，是斗争的对象。对敌人，应尽量孤立他们，以改变敌强我弱之势。这就需要联结广泛的朋友。朋友，是团结的对象。但团结中应有斗争，并以斗争求团结。这样，就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曾总结中共的历史经验，指出共产党、党领导的军队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中共取得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中共在抗战时同国民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合作关系，以及战后的分裂，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政策，中共今天在外交上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策略，其中心思想都是如何区别敌、友、我的问题。

按照马列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依靠工人在城市进行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在二十年代，中共建党初期，党内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照搬俄国的一套，只注意工人运动，另一种是感到中国工业落后，工人的人数少，力量不足，因此强调同国民党合作。毛泽东经过长期到农村考察，认识到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受苦深，有强烈改变自己命运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农民（主要指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半自耕农）是工人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这就为中国的革命解决了力量不足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又看到了工人在城市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道路事实上在中国行不通，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政权的道路。历史证明了毛泽东这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中共建国后，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呢？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特点，特别是看到了苏联在社会主义时期出现新的剥削阶级的情况，于是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为防止党内领导层中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为防止这新阶级的人滥用特权去压榨人民，毛泽东提出了在有这种情形出现时人民群众的斗争方向。文化大革命及随后而来的连串政治运动正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毛泽东的个人风格，也是极具特点的。

首先，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所找到的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就是共产主义。他一直坚持他的革命原则。在任何时候，毛泽东总是从革命原则出发，从历史和人类的前途着眼，必要时就不留情面地粉碎那些阻挡历史前进的障碍物，即使这种粉碎行动会带来混乱、损失、声誉下降和引起许多问题，他也毫不顾惜。在国际上，他果断地在建国后一年就出兵朝鲜，对抗美国；而在经济困难的一九六〇年，又坚决地同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迎接各种困难的挑战。在国内方面，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他在一九六六年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显示了他的坚强意志和果断精神。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是一个富感情的人。对一些旧相识，老朋友，他是念念不忘的。接近过他的中外人士，都认为他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人，毫不拘束，富幽默感，很容易使一些怀有戒心的谈判对手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他最关心大多数人的生活，看到一个地方消灭了血吸虫病，他也会“浮想联翩，欣然命笔”地写下两首诗。他总是从历史和人类的前途着眼，从实际出发，不念旧恶，给前国民党人员以出路，给党内反对过他的人重新工作的机会（尽管有的人其后又故态复萌遭到批判）。他相信顽固分子可以改

造，旧思想可以改变。他不断帮助知识分子和青年人，指导他们怎样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同人民大众融会，怎样使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结合

起来。

毛泽东不仅是理想主义者，而且是现实主义者。“实事求是”，是他一贯坚持的方针。任何同毛泽东谈过话的外国人士，都感觉到毛泽东对中国内部问题及世界局势是持现实态度的。在一九七一年发表的斯诺所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以一个小指头来形容中国的原子弹，而以两个大拇指来分别形容美、苏的原子弹；他说中国的节育工作仍不理想，在乡下仍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他说应当欢迎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以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当英国前首相希思称赞中国的进步时，毛泽东说，我们有了进步，但是事实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他知道理想是什么，但同时又知道现实可以做到哪一步。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或者像毛泽东所提倡的文学风格那样，可以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这是毛泽东个人风格的特点。他的言行也和他的诗作一样，是现实的，但也是富想象力的。他常有出人意表的言谈和行动。一时间，往往使人们无法接受，甚至以为有关的报道有错误。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一位新闻界的老前辈还以为新闻报道员读错了。但其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证明了这次邀请是极有远见的。同一个月，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斯诺同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对林彪提出的称颂他的“四个伟大”表示“令人讨厌”，又提到有一种人喊“万岁”是假的。当时也有许多人怀疑斯诺这篇报道的真实性。但同年九月，林彪事件发生，人们才了解到毛泽东早有预见。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毛泽东曾称赞鲁迅的政治远见，说鲁迅以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事物。这比喻对毛泽东自己也适合。

历史和人民

毛泽东相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一贯相信人民，相信群众。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他就常到人民当中去召开“调查会”，向老百姓请教，做群众的学生。他一贯告诫干部要走群众路线。一九六六年当他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向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他回答以“人民万岁”。前法国副外长谈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特别强调“他最关心的是人，他的目的是要维持中国人民激昂的革命精神”。由于他对人民具有信心，因此在无论怎样困难的年月里，他都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在延安被封锁的时期，他号召人民发展生产，解决困难；在苏联施加经济压力而中国又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相信依靠人民的力量可以渡过难关；在走资派篡夺了部分权力的时候，毛泽东又发动人民来向走资派夺权。在他一九六七年的一次通信中，提到右派上台的可能性，认为那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人民不允许。

一九六五年一月，斯诺报道毛泽东在同他谈到个人生涯时，“他（指毛泽东）说，他是作为一个小学教员开始其生涯的。当时他并没有进行战争的念头。他也没想到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像我（指斯诺）一样，多少是个民主主义的人物。后来——他不时奇怪是什么原因的偶然配合——他立志于创立中国共产党。然而，局势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些都是事实……”

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了他的历史观点：任何杰出人物都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他们自己却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

当然，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也会起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往往能够大大加速历史的整个进程。而毛泽东就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

（下转第四版）

外电外报评述泰国政变后的动向

认为在国内将加强反共对外继续亲西方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十月六日登载发自曼谷的报道，题为《泰国在骚乱后发生军事政变》，摘要如下：

在警察和左翼学生于曼谷一所大学发生流血冲突造成三十五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之后，一批自称国家改革委员会的大多不著名的军界人物在泰国夺了权。

对政变领导人的情况还很不了解。他们看来是以目前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沙鄂·差罗如海军上将为首，沙鄂昨天才被任命为社尼新内阁的国防部长。

观察家的第一个反应是，海军一向是泰国政治上的一支很弱的力量，作为一名海军人员，沙鄂也许不是政变背后的真正力量。

社尼的文官政府在混乱的联合执政五个月之后被推翻，必然会使人们提出关于泰国前途的问题。但初步看法是，由于他们是军人，由于他们曾指责共产党越南制造麻烦，因此这

些政变领导人不大可能改变泰国的基本亲西方的对外政策。

他依政府于一九七三年被学生推翻后，开始了一段民主政府的试验时期，结果造成难于驾驭和优柔寡断的联合执政。在这段时期中，泰国同中国建立了关系，并向越南和柬埔寨

的共产党政权作出了友好关系。

【路透社曼谷十月七日电】外交人士今天说，预料泰国新的军人统治者在对付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叛乱方面比较强硬，对印度支那新成立的国家会不那么迁就。沙鄂在他的讲话中以及在泰国国家电台宣

时事社评述泰国政变和东南亚形势

《军队和警察可能事前就有计划》

【时事社东京十月六日电】题：出色地完成了计划，军队和警察可能事前就有计划

曼谷六日电：从学生革命到一周以后的十月十四日就是三周年纪念日了，好象与此相呼应似的，在泰国发生了最可怕的事态。并且，奇怪的是，对三年前被学生们驱逐的军事政权前总理他依的抗议行动，变成了这次事态的导火线，真不知如何解释。

看来，有迹象表明，这次军事行动不是

偶发事件，而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在前一天晚上，军队广播电台整夜地攻击左派；六日早晨，号召右翼集团全部集中到曼谷，可以说这些都是证明。并且，在左派的抗议行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得势的右派发动过火的骚乱，国防部长以对此进行镇压为由，从而掌握了全权，出色地完成了计划。

这样说来，联系到巴博以及他依回国，认为是民主党右派和与军队有密切关系的泰国民

军的公告中，都没有提起泰国对外政策将有任何改变，但他明确表示对共产主义将采取强硬方针。

【美联社曼谷十月六日电】泰国的一些领导人承认，泰国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城市社会和农村群众之间的贫富越来越悬殊，观点越来越分歧，犯罪率在亚洲是最高的，左右翼之间处于严重分裂状态，泰国同老挝和柬埔寨的漫长的边界一带，共产党叛乱活动日益激烈。

族党，尤其是军队和警察周密策划的这种看法是比较可靠的。从沙鄂掌握全权以后以高超的手段发表了一系列的布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形势仍是动荡不定的，难以预料，而工人阶层将如何对待，则是一个焦点。但是，由于是以军事力量为背景的，所以，泰国的民主将严重变质。

对于这种事态，它给想要推进和平路线的东南亚形势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法新社曼谷十月六日电】海军上将沙鄂·差罗如宣布，他的执政的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由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组成。

沙鄂在夺取政权四小时后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

这位退休的海军司令宣称，国家的安全处于危险中，军人有责任恢复国家的法律和秩序。

他保证他的委员会维护民主的原则，并且准备把行政权力移交给一个“廉洁的、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和忠于国王的”文官政府。

他要求公众不要担心他们将面临独裁统治。

他宣称，社尼·巴莫政府不能控制局势，这个国家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他还认为，社尼政府的成员赞成共产主义。

这位海军上将号召全国相信委员会和即将执政的新政府。

美联社介绍沙鄂·差罗如

【美联社曼谷十月六日电】今天在泰国夺权的沙鄂·差罗如以前是海军职业军官。沙鄂六十岁，身材高大，圆脸。

沙鄂仅仅在六天前辞去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海军司令的职务，他以对共产党采取强硬立场著称，人们认为他的对外政策态度是亲美的。

他是社尼的好朋友。他同泰国过去军界某些强硬派领导人有密切关系。

沙鄂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担任海军司令，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社尼于昨天任命他担任国防部长。

沙鄂一九一五年三月三日出生于曼谷附近的素攀武里，一九三九年进泰国王家海军学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泰国海军一艘鱼雷艇上服役。战争结束后，他一级一级升上来，在一九五一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中曾被短时期监禁。

提供的大量古物，证明了在大约一千年前，非洲人的文明已经达到高度水平。至于石头城为什么被淹没不彰，以这一城堡为中心的古老太

阳之国又何以被灭亡，太阳之国的子民又流落到什么地方？则仍旧是一个谜团。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之下，这些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当地的语言中，石头城读作津巴布韦。这就说明了津巴布韦这个名称的由来。非洲人民对于古代的灿烂文化极其自豪，因此就把他们的国土命名为津巴布韦。与此相比，罗得西亚却是欧洲殖民者强加给这块土地的充满侮辱性的名称。提起罗得西亚，人们就会想到“大殖民家”罗得斯，就会想到与殖民主义有关的一切罪恶。难怪非洲人民每每提起罗得西亚，无不咬牙切齿。

地形上，津巴布韦是个高原。细分起来，又有三个主要地理区域。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条弧形的“高草原”，海拔在一千五百公尺左右，南起布拉瓦约，东北直至索尔兹伯里。这条宽约三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土壤十分肥美，降雨又极充沛。此外，更蕴藏了大量矿藏。这是津巴布韦的精华地带；首都索尔兹伯里和第二大城布拉瓦约都位于这一地带之内。通往南非的一条铁路——津巴布韦的主要大动脉，正是穿过这片高草原。这儿也正是白人的居住区域。

在这高草原之下，海拔在一千公尺左右，占全国面积约达一半的广大地区，为“中草原”。这一地区降雨也不少，土壤也够肥沃，但开发程度较低，基本上是非洲人的小农经济。更往低处，在国境北方赞比西河流域，和在南方林波波河谷，地势低凹，疟疾瘟疫仍极盛行，是为“低草原”区。这一地区人口稀少，原始林木参天屹立，正是解放武装出没之地。

在这太阳之国的古老土地之下，埋藏着黄金、铁、铜、铬、锂、银、钨等重要矿藏。此外还有石棉和煤炭。西北部的万基煤矿，储量高达四十亿吨。

(上)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十月号刊载《罗得西亚的黄昏》一文，摘转如下：

今年以来，南非与罗得西亚这两个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局势急转直下。

种族主义早就过时了。这两个政权的覆灭只是早晚的事，罗得西亚的白人自诩为“黄昏客”，现在看来，这倒成为他们的忏语了。

一、神秘的太阳之国 大约在十三世纪，在如今被欧洲人称为罗得西亚的这片土地上，屹立着一个古老的国家。本地人称呼这一国家“马卡兰加”，意思是太阳之国。

太阳之国的传说，曾经在葡萄牙航海者中间普遍流传。十五世纪时，葡萄牙人到了东非。他们前来寻找太阳之国绝不是什么考古的幽情所促使；原来在传说之中，这儿有一座黄金堆成的山头，在太阳照耀之下闪闪发光；这儿黄金遍野，贵人们以金为瓦，以金饰缀满衣裳。

十五世纪的葡萄牙人，始终没有找到这样一座山头，也没有找到这个令人向往的太阳古国。他们在这一地区只看到莽莽原野，密密的原始林木，再就是虫蝎遍地，瘴疠盛行。

直到一八八八年，来自英国的殖民者，果真在这儿发现了黄金——不是一座山头，而是储量丰富的金矿。黄金的诱惑引来了大批的殖民者，也给本地人带来难以尽述的苦难。在这些殖民者之中，有一个野心家西塞尔·罗得斯，他梦想着从非洲极南端的开普敦修建一条大英帝国的铁路，直达非洲极北的开罗。罗得斯一生钻营，终未能实现这一迷梦。一八九五年，殖民当局为了纪念罗得斯，将这一块传说中原为太阳之国的土地命名为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为现在的赞比亚）。可是，殖民者仍旧找不到这个神秘的太阳之国。忽然在本世纪初，一队探险者们，在罗得西亚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的东南方约二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巍然屹立的石头古城。进一步的勘查，果然证实了太阳之国确曾存在。

香港《七十年代》文

《罗得西亚的黄昏》

二、石头城津巴布韦 这座石头城，规模庞大、气象雄伟。它由内城、外城两部分构成。内城依山傍崖，全部采用雕平了的巨大石块，高达十一公尺；外城环绕内城，全长二百四十四公尺。根据考证，这一城堡建筑于一千二百年至一千年前。城堡构筑十分牢固，历经千年仍保存得相当完整。如今人们仍可登上城头，青山翠谷尽入眼底，令人不禁悠悠思念当年太阳古国的辉煌岁月。这座古石头城的出现，不但证实了古代非洲确曾有过璀璨的文化，而且为非洲人扬眉吐气，使他们增强了信心。原来欧洲殖民者接踵而至之时，他们目空一切，自诩为“非洲蛮荒的救世主”，为“拯救非洲愚不可及的异教徒的使者”，他们自视为上帝的选民，视非洲人犹如略胜于猿猴的另一种动物。久而久之，有些非洲人也被欧洲文明所炫惑，渐渐对本身的文化失去信心。

石头城提供了大量事实，证实了非洲人绝非“天生劣种”。以建筑工程来说，该城与一千年前修筑的大批欧洲古堡相比，精巧或稍逊，设计和规模却尤胜一筹。而在古城附近，更发现了古代的梯田；梯田四周还有水渠和水井，这显示了农业和灌溉的发达。在不远处，还找到了规模很大的铁矿矿坑，和炼铁的工具，这显示了当时冶金工业的水平。在古城地下，也曾发现古代铸造钱币的泥模，这说明了当时经济的发展情况。

在一座古井之中，还掘出了一批金银首饰。这批首饰，与古代欧亚各国的设计不同，具有强烈的本地色彩。一般考证，确是本地匠人所造。最有趣的是，在古城地下，还发掘出一批中国明代的瓷碗和一些十三世纪中国瓷器的碎片。这证明了中非人民远在一千年前已有来往。有人相信，这些瓷器是郑和访问东非时，携来的器皿。

提起石头城，非洲人无不引以为荣。石头城

美报评论乔外长在联大的发言

说乔外长在谴责苏联方面同以往一样强硬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月六日发表一篇报道，题为《中国轻蔑地拒绝了苏联的橄榄枝，重申了毛的政策》，摘要如下：

中国公开地和强烈地重申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所确定的对外政策。

尤其是乔冠华外长十月五日在联合国的发言在谴责苏联方面同以往一样强硬，把苏联说成是“当代最大的和平骗子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乔对世界事务的分析紧跟毛主席思想的主旨，谴责苏美两国压迫和剥削穷国和弱国。但是俄国人在中国人的攻击中首当其冲，他们在从安哥拉到中东的各个地方的行动几乎都受到了攻击。

强烈地重申反苏政策似乎是明确地拒绝了莫斯科在毛主席逝世后向北京伸出的橄榄枝。

例如，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上周在大会发言中只提及中国一次，是比较温和的。他说，苏联仍然“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并说，这种关系的正常化将会对亚洲和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十月一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权威性的评论，调子也同样是温和的。评论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苏联外长在发言中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阐述苏联的裁军建议，而乔先生轻蔑地把它斥之谓“换汤不换药”。葛罗米柯上周热烈地为缓和辩护，而乔先生斥之谓“一句骗人的空话”。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月六日刊登一篇专稿，标题为《中国在联合国继续对苏联进行批评》，摘要如下：

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在北京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以来首次发表的重要对外政策声明中，重申了中国历来的立场，并且继续对苏联发动攻击。

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嘲笑苏联人“外强中干”，他们所以虚弱是因为他们脱离人民和少数民族对他们感到不满。

在南部非洲问题上，他也单单挑出莫斯科来进行批评，他说，它想方设法“挑拨离间，进行武装干涉”。

港报刊登报道日苏外长会谈的东京航讯

《连一杯水都没有的会谈》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六日刊登一篇东京航讯，题目是《连一杯水都没有的会谈》，摘要如下：

连一杯水都没有的会谈，是外交上的新插曲。这事情发生在日本新任外相小坂善太郎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之外进行会谈的时候。

那一天是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小坂在头一天出席联大，发表演说，解释日本外交政策及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接下来，便是与日苏关系正趋紧张的外交对手葛罗米柯见面了。

据日本报纸驻联合国记者报道，这次日苏外长会谈历时一小时十五分钟，结束之后，小坂举行日本记者招待会，当时，他面上仍有愠色，并且对记者说，

“连一杯水都不拿出来，确实是非常严峻的会议”，对苏联的蛮不讲理姿态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第二天，东京各家报纸都以连一杯水都没有拿出来作了新闻标题，还有一幅政治漫画来得快——葛罗米柯手持一壶滚水，自上而下，劈头盖脸浇在小坂善太郎的光头上。

本来，在小坂善太郎和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腹稿中，起码要把北方领土的归还问题包括在内，希望苏联方面表示一个态度。怎知，葛罗米柯把话题完全集中在米格25飞机的处理问题上，把其他问题一概挡开，滴水不入，于是出现僵局。

小坂善太郎在这次会谈中首先把话扯远，从日苏加强友好说起，然后转为提到日苏和平

小坂回国后谈他同乔外长和葛罗米柯会谈情况

日报报道

《外相强调日中需要相互靠近》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六日刊登日本外相小坂对记者发表的谈话，题为《外相归国，强调日中双方需要相互靠近，（同乔外长的会谈是）“日中谈判的开始”》，摘要如下：

同乔外长的会谈是非常友好的。我认为已使中国抱有好感。中国方面的想法好象也是日中之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当然的。

问题是如何对待霸权问题。中国方面没有改变对原则采取坚定的态度。但是，这次会谈，对方并没有说出特别惊人的话。在“不能歪曲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这一点上，日本也是这样。双方一致认为，今后，两国的负责人经常会晤，以加深相互理解，这是有意义的。

因此，如果评价这次会谈，可以说是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开始。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月六日报道日本外相小坂对记者的讲话，摘要如下：

同葛罗米柯外长会谈时，连一杯水也没有，同乔外长会谈时，茶水随喝随倒。这次会

谈是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开始。但是，不应总是停留在开始阶段。我想，中国方面面对这次会谈也抱有好感，希望能努力进入实质内容的讨论。说没有涉及霸权问题那是谎话。反对霸权问题，日本也已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明确了，中国方面就不需要说使日本吃惊的话了。

中国充分理解日方的热情。但是，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却不能歪曲。我们也不打

算歪曲，日中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只是，在理解的方法上有分歧，这是迄今为止日中条约达不成协议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心情。这次会谈是有益的。

今后的安排还没有具体确定。这次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两国的负责人经常会晤，以加深理解是重要的。对方也来，我们也去。其中包括我去访华。实际会怎样，准备充分听取三木首相和其他人的意见后

香港《南华早报》社论评中日关系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十月四日刊登社论，题为《日本改变主意》，摘要如下：

日本和中国为签署和平友好条约而举行的谈判由于在北京坚持要写进条约中的反霸条款上发生争议而僵持了大约六个月。

然而，东京已经改变了主意，现在有迹象表明日本准备接受中国的立场。

日本前外相宫泽早些时候说过，这个问题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不管把这一条款

写在条约的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的继承人小坂显然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三木首相现在说，他认为，把写上这一有争议条款的条约草案最后确定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

看来，中国，已经被告知了日本的新立场，因为几乎在三木讲这个话的同时，新华社重申了北京原先的立场，它援引了日本报刊上的一些报道来支持这种立场。

因此，看来现在还尚待讨论的问题就是把

再确定。充分疏通日中之间的意见，对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是重要的，我准备根据这一观点努力前进。

同葛罗米柯外长会谈，虽然在临别时，握了手，但是因为搞得相当僵，相互哭笑不得。正当我谈到解决了尚未解决的各项问题之后缔结和约，也包括解决领土问题时，葛罗米柯怒气冲冲地说，“荒谬”。

因此，我也回敬了他说，“你这才是荒谬”。日本的想法是，同苏联也维持友好关系，米格25飞机避难事件是一次不幸的事件，希望能同其它问题分别处理。

这一条款写在条约草案正文里的什么地方。

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主意反映出它对莫斯科反对这一条款的态度变得强硬了。

宫泽在本月早些时候，察看日本正在谋求从俄国手中收复的有争议的千岛群岛水域一事，显示日本决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处理本国事务。

然而，即使签署了中日和约，苏日关系也不大可能恶化。莫斯科仍然需要日本的资本和技术知识用于西伯利亚开发工程。

后，日本政府第一次向苏联正式表示决定归还飞机，看来是想在日苏外长会谈时作个交代，使紧张关系有所扭转。但是，看那会谈情景，这想法大概是落空了。

自从米格事件发生之后，日苏关系有了急剧改变。苏联已经抓了八艘日本渔船，指称他们越界捕鱼；苏联取消了日本围棋代表团和日本排球队赴苏访问的安排；苏联指称日航六名机员没有适当入境签证，因而自莫斯科机场驱逐出境；苏联把西伯利亚经济技术合同批给了西欧国家而放弃了日本。

最新的传说，本来计划在月底访问日本的苏联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也将取消访日。这一切翻脸不认人的事实，等于是苏联霸权主义大暴露。这个反面教员又在以自己的行动给人上课了。

（上接第二版）
毛泽东的一生经历无数的波折，受到许多严重的打击。但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始终保持乐观。这是因为他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更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一九三〇年，中国大地乌云密布而人民又未能认清前途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到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九四七年，中共被迫撤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却对美联社驻延安记者罗德里克说：“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访问。”

毛泽东的一生，说明一个顺应历史潮流而又能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并把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的杰出人物，是多么有力量。

毛泽东去世了。关心中国前途的许多人，都感到若有所失。他的生命历程是无人能及的，他在这漫长的历程中所锻炼出来的个人才能也是无人能及的。

但历史表明，人民在迈向新的历史征途时必定会继续造就出一些杰出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长期活动，已使中共领导者和人民，对新的历史任务更加清楚明确了，这历史任务已反映到许多具体措施方面。经受过无数磨炼、战胜了许多困难的中共党和大陆人民，在哀痛之余，将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争取保持团结，执行既定方针。

前面的道路无疑是曲折的，还有无数的山峰等待攀越，但毛泽东的声音将会不断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回响：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美报评论乔外长在联大的发言

说乔外长在谴责苏联方面同以往一样强硬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月六日发表一篇报道，题为《中国轻蔑地拒绝了苏联的橄榄枝，重申了毛的政策》，摘要如下：

中国公开地和强烈地重申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所确定的对外政策。

尤其是乔冠华外长十月五日在联合国的发言在谴责苏联方面同以往一样强硬，把苏联说成是“当代最大的和平骗子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乔对世界事务的分析紧跟毛主席思想的主旨，谴责苏美两国压迫和剥削穷国和弱国。但是俄国人在中国人的攻击中首当其冲，他们在从安哥拉到中东的各个地方的行动几乎都受到了攻击。

强烈地重申反苏政策似乎是明确地拒绝了莫斯科在毛主席逝世后向北京伸出的橄榄枝。

例如，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上周在大会发言中只提及中国一次，是比较温和的。他说，苏联仍然“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并说，这种关系的正常化将会对亚洲和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十月一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权威性的评论，调子也同样是温和的。评论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苏联外长在发言中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阐述苏联的裁军建议，而乔先生轻蔑地把它斥之谓“换汤不换药”。葛罗米柯上周热烈地为缓和辩护，而乔先生斥之谓“一句骗人的空话”。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月六日刊登一篇专稿，标题为《中国在联合国继续对苏联进行批评》，摘要如下：

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在北京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以来首次发表的重要对外政策声明中，重申了中国历来的立场，并且继续对苏联发动攻击。

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嘲笑苏联人“外强中干”，他们所以虚弱是因为他们脱离人民和少数民族对他们感到不满。

在南部非洲问题上，他也单单挑出莫斯科来进行批评，他说，它想方设法“挑拨离间，进行武装干涉”。

港报刊登报道日苏外长会谈的东京航讯

《连一杯水都没有的会谈》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六日刊登一篇东京航讯，题目是《连一杯水都没有的会谈》，摘要如下：

连一杯水都没有的会谈，是外交上的新插曲。这事情发生在日本新任外相小坂善太郎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之外进行会谈的时候。

那一天是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小坂在头一天出席联大，发表演说，解释日本外交政策及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接下来，便是与日苏关系正趋紧张的外交对手葛罗米柯见面了。

据日本报纸驻联合国记者报道，这次日苏外长会谈历时一小时十五分钟，结束之后，小坂举行日本记者招待会，当时，他面上仍有愠色，并且对记者说，

“连一杯水都不拿出来，确实是非常严峻的会议”，对苏联的蛮不讲理姿态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第二天，东京各家报纸都以连一杯水都没有拿出来作了新闻标题，还有一幅政治漫画来得快——葛罗米柯手持一壶滚水，自上而下，劈头盖脸浇在小坂善太郎的光头上。

本来，在小坂善太郎和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腹稿中，起码要把北方领土的归还问题包括在内，希望苏联方面表示一个态度。怎知，葛罗米柯把话题完全集中在米格25飞机的处理问题上，把其他问题一概挡开，滴水不入，于是出现僵局。

小坂善太郎在这次会谈中首先把话扯远，从日苏加强友好说起，然后转为提到日苏和平

小坂回国后谈他同乔外长和葛罗米柯会谈情况

日报报道

《外相强调日中需要相互靠近》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六日刊登日本外相小坂对记者发表的谈话，题为《外相归国，强调日中双方需要相互靠近，（同乔外长的会谈是）“日中谈判的开始”》，摘要如下：

同乔外长的会谈是非常友好的。我认为已使中国抱有好感。中国方面的想法好象也是日中之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当然的。

问题是如何对待霸权问题。中国方面没有改变对原则采取坚定的态度。但是，这次会谈，对方并没有说出特别惊人的话。在“不能歪曲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这一点上，日本也是这样。双方一致认为，今后，两国的负责人经常会晤，以加深相互理解，这是有意义的。

因此，如果评价这次会谈，可以说是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开始。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月六日报道日本外相小坂对记者的讲话，摘要如下：

同葛罗米柯外长会谈时，连一杯水也没有，同乔外长会谈时，茶水随喝随倒。这次会

谈是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开始。但是，不应总是停留在开始阶段。我想，中国方面面对这次会谈也抱有好感，希望能努力进入实质内容的讨论。说没有涉及霸权问题那是谎话。反对霸权问题，日本也已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明确了，中国方面就不需要说使日本吃惊的话了。

中国充分理解日方的热情。但是，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却不能歪曲。我们也不打

算歪曲，日中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只是，在理解的方法上有分歧，这是迄今为止日中条约达不成协议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心情。这次会谈是有益的。

今后的安排还没有具体确定。这次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两国的负责人经常会晤，以加深理解是重要的。对方也来，我们也去。其中包括我去访华。实际会怎样，准备充分听取三木首相和其他人的意见后

香港《南华早报》社论评中日关系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十月四日刊登社论，题为《日本改变主意》，摘要如下：

日本和中国为签署和平友好条约而举行的谈判由于在北京坚持要写进条约中的反霸条款上发生争议而僵持了大约六个月。

然而，东京已经改变了主意，现在有迹象表明日本准备接受中国的立场。

日本前外相宫泽早些时候说过，这个问题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不管把这一条款

写在条约的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的继承人小坂显然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三木首相现在说，他认为，把写上这一有争议条款的条约草案最后确定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

看来，中国，已经被告知了日本的新立场，因为几乎在三木讲这个话的同时，新华社重申了北京原先的立场，它援引了日本报刊上的一些报道来支持这种立场。

因此，看来现在还尚待讨论的问题就是把

再确定。充分疏通日中之间的意见，对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是重要的，我准备根据这一观点努力前进。

同葛罗米柯外长会谈，虽然在临别时，握了手，但是因为搞得相当僵，相互哭笑不得。正当我谈到解决了尚未解决的各项问题之后缔结和约，也包括解决领土问题时，葛罗米柯怒气冲冲地说，“荒谬”。

因此，我也回敬了他说，“你这才是荒谬”。日本的想法是，同苏联也维持友好关系，米格25飞机避难事件是一次不幸的事件，希望能同其它问题分别处理。

这一条款写在条约草案正文里的什么地方。

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主意反映出它对莫斯科反对这一条款的态度变得强硬了。

宫泽在本月早些时候，察看日本正在谋求从俄国手中收复的有争议的千岛群岛水域一事，显示日本决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处理本国事务。

然而，即使签署了中日和约，苏日关系也不大可能恶化。莫斯科仍然需要日本的资本和技术知识用于西伯利亚开发工程。

后，日本政府第一次向苏联正式表示决定归还飞机，看来是想在日苏外长会谈时作个交代，使紧张关系有所扭转。但是，看那会谈情景，这想法大概是落空了。

自从米格事件发生之后，日苏关系有了急剧改变。苏联已经抓了八艘日本渔船，指称他们越界捕鱼；苏联取消了日本围棋代表团和日本排球队赴苏访问的安排；苏联指称日航六名机员没有适当入境签证，因而自莫斯科机场驱逐出境；苏联把西伯利亚经济技术合同批给了西欧国家而放弃了日本。

最新的传说，本来计划在月底访问日本的苏联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也将取消访日。这一切翻脸不认人的事实，等于是苏联霸权主义大暴露。这个反面教员又在以自己的行动给人上课了。

（上接第二版）
毛泽东的一生经历无数的波折，受到许多严重的打击。但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始终保持乐观。这是因为他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更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一九三〇年，中国大地乌云密布而人民又未能认清前途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到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九四七年，中共被迫撤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却对美联社驻延安记者罗德里克说：“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访问。”

毛泽东的一生，说明一个顺应历史潮流而又能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并把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的杰出人物，是多么有力量。

毛泽东去世了。关心中国前途的许多人，都感到若有所失。他的生命历程是无人能及的，他在这漫长的历程中所锻炼出来的个人才能也是无人能及的。

但历史表明，人民在迈向新的历史征途时必定会继续造就出一些杰出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长期活动，已使中共领导者和人民，对新的历史任务更加清楚明确了，这历史任务已反映到许多具体措施方面。经受过无数磨炼、战胜了许多困难的中共党和大陆人民，在哀痛之余，将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争取保持团结，执行既定方针。

前面的道路无疑是曲折的，还有无数的山峰等待攀越，但毛泽东的声音将会不断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回响：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